#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颻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録監生臣李　椿

弘明集卷六

梁 釋僧祐 撰

釋駁論 并序

晉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畧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横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悗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敎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曽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敎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闚妙絶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為時君之所尊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眞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顔冉無以參其風去紛

織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閒然矣但今覩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頴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茍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己唯法投足而安蔬

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為時宗仰儀容邑肅為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其棲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營求孜役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園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

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横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强切勒勉為人所不能為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餚饍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

言則洋洋而盈耳覩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眞所謂擊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肬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憮然有閒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畧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敎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

身資一念之福終為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為山之功方趣絶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覿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脱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秕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固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為難信矣周號多士

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内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癈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凶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識拙者之傷手眞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

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

海之死容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服
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豐年則取
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
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巳
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
以為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
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
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

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
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絶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
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
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
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
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
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
欲緼崇棼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

或翹楚曒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絶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秕穅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録其真素畧舉玄黄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别不可以管蔡之釁姬宗盡誅四凶之纍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若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

遂欲通服全解不亦濫乎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畏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

粗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世有五横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横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戸而浮游卒歲或尸禄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埶而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敎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茍恱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横理固宜然施之

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潁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畧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韓刻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勢然人無聊生使羸氏之族不託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

事既徃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廹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觧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啟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廹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餚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

殫盡自為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為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為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為神用譬朽木之為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

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鴆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磬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羣儁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

同貫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横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恬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眞子之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眞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頹弱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蹔灑

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覩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墻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稀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霆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茂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

後緣子何𦤺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眞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 正二教論

道士有爲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南齊明僧紹

及聞殊論銑言罝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於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與與非穿鑿之書）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

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眞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巳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眞唱

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應劫非遐此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㫖若合符契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闕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恥守跼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

五教沖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剪髮緇衣羣夷之服也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顓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蹟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為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畜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矗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邪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

死眞會無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説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謗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識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蜕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鬼或名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

於妄而未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眞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麤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絶棄貴尚事止其分虛

無為本柔弱為用内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俟達不謀已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

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
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無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
來也然則窮神盡敎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
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强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
於素孱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
故學得所學而學以誠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
學鏡生靈中天設敎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
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

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
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
四大不謀非然守敎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
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
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覯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
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
而教尊域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邈天人矣

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玆

門論　南齊張融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輙駕庸愚誣罔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

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𤸰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閒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難張長史門論并問答三首

南齊周顒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奬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黄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麤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曆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

極言且畧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肯則别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

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顧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
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
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
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
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
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
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耳驅馳佛道無

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誾誾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

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闕不得無請

答周顒書　張融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没平生所困横馗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為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煦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譎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

怕道亦於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數生靈以逮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皃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周曰法

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㢠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

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旣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兹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

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皃則乙答彼周曰非皃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鬬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皃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

取奚為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實聖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

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滙勢倒兵忩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横湊出

重答張長史書　周顒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

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

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迕道淪俗玆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徼是道家之所以有埋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為儒林之宗或為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為老生獨非一

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為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為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

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

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

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聦餘慮唯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皃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荅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間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

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鼠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為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

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尚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

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為彼訢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佘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故

畧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顧道士書 折夷夏論

謝鎮之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闚幽宗苦不思探賾無階豪釐但鏡復逾三末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末譏翦華廢祀亦猶蟲諠鳥聒非所宜效請試論

之衆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敎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葢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

闇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
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覲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
乘而接之原夫眞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
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沈濟惑無出此法
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
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所
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鍾
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繞貝埋塵

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呴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飾之貴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為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奥籍三藏四

舍此則為學者日益宣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

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

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為空幻

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無我為眞實故服食以養生且

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

邪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為長夜之宅有生為大夢之

主則思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

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

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絶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眞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為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懐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

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為蒼文餌螢乳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象森陳若千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重與顧道士書 并頌

謝鎮之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

李觴類長之爰至綦奕數佛彌過精旨踰昧夫飾櫝貿珍矅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為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輙復畧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謔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搆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羲皇之前民

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視
秦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
其妣慾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
者何邪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
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象斯
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
通於至聖土中於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
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

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眞也形者俗也眞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眞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為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為盡美不為盡善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

疎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易準夫以規為圓者易以手為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邪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無為用全無為用未能遣有遣有為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

眞尚不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縻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一作全）邪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啟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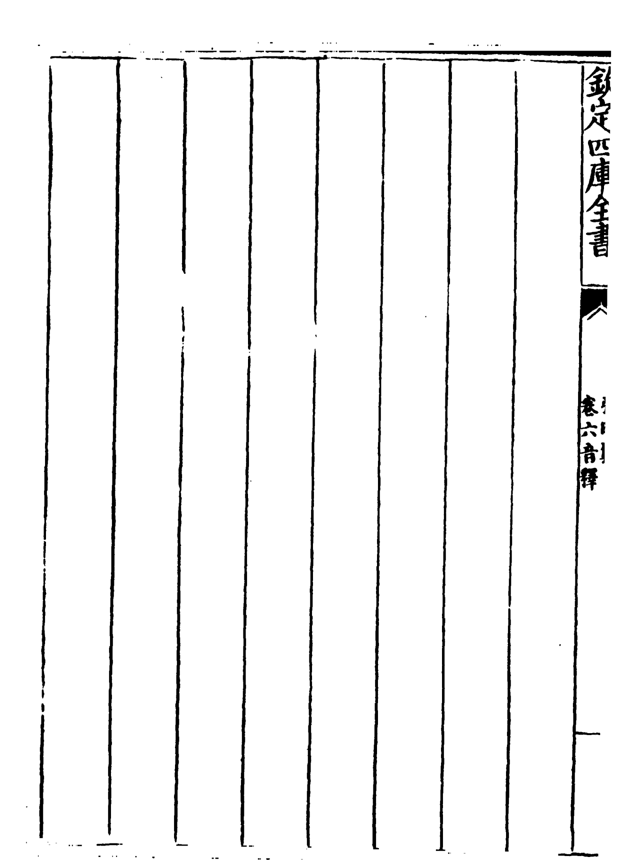
頌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晳晳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輪揗兮殊材歸數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荊

側豈偏尤兮楚厲良芻蕘兮般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六

音釋弘第六

駮北角切不純也　憮文甫切悵也　婉孌婉於阮切孌盧轉切婉孌美好貌　秕糠秕補委切不成粟也糠苦岡切穀皮　愎毗亦切剛愎自用也　騂思營切牲赤色也　堁壘堁烏賄切壘力軌切堁壘山名　嵦苦亥切高爽也　鴆直禁切毒鳥也　孱士山切懦弱也　馗渠為切　翮行革切鳥之勁羽也　迕五故切違也　擢音角揚擢也　斐敷尾切文貌　亹無匪切亹亹不倦也　雎子余切鳥名　呴音吼獸鳴也　笄堅溪切簪也　櫛側瑟切梳枇總名也　菌巨隕切蘗也　妉都含切樂也　晢之列切明也



弘明集卷七

梁 釋僧祐 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宋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

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往反紛類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令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

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為稱則名號以為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為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為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為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為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為逆旅兗冕豈足論哉所可為嫌秪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

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為兖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徽容衣裳弗裁閑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强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

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眾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寖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眾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

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内外平豫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横厝非貶妄相分别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搢紳肇踸為諸

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為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為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闡許為正真何理鄙誚既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絶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絶惡之志推尋名實為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為聖不能言良

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賖法可以退夸强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賖和而進夸强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為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髙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

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賾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閒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為繼富不以振惡為教褊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為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

曓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鴆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為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披尋第目則先誡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典法細誡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為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温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

悲詎齊晉之子剞劂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為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為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為仲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諮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宋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中以擎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桎束華人杜絶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兹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怏良深謝生貶没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為浮濫之説殘形之唱為履真之文徒

知已指之為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跡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數沈潛緘卷巾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遙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㳂理則輕汎無主轉憒之實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為啟誨敷導厥疑廣之叩

頭

論云擎跪磬折佞向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隅以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辨佞旬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邪

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邪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魯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膳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

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絶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唯照所慼慼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遅遅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賖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賖法可以退夸强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賖切之别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强以賖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强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

同功相為利用博猶精也豈麤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為達鑒所陶實未屆虛故為鑽賞所業陶業有序者為質昧邪為待明邪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

路易導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
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導遵正則歸塗不迷
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
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
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
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寧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
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舩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修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修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為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諠鳥聒何足述儆疑曰
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
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
鐘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頽權時
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
嫌殊周全祇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心孰曰非禮禮
敬玄符如何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
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

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遺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遺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貿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蹴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俶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録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為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

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諠之尤鳥聒之
諸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齊兩若兼除
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
一往耳傾心遥佇遲聞後裁

駮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異
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
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

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為獲寶聾

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為知音斯葢吾子夷夏之談以

為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

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

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為真典庶更三思儻袪其惑

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

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

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

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廻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為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葢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既失無為而尚有為寧足加哉夫剪

髮之容狐蹲之敬永沈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迺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泰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强魔毁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減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

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將知

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禀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隅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蚉虻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蚉虻之音也夷夏之别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

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為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從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積紀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鄽落公因聖術才

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筭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而不凋信矣夫婬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辨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覩邾魯之風

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别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届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

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戒而無絶穀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蟒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啟足之辭顔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

邪答云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貿璞鄭子覩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至矣故老子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丈故人所以敷行誡籍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

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强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慜方便為之將非虚邪學文邪慈柔虚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黄書以為真典佩紫録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婬姣以為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

談以何為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諠鳥聒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羨於甘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弗躭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為有亦不得謂之為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諠鳥聒意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婬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已愚夫輒為迴心姦儔

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昔維摩者內乗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絶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乇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慧陽之

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夜遊之迷未旋君既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遥餐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天壇希囑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内秉茫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為異或說神邪優劣或毀清正賔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欒大謬唱

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遠近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為貴佛用漏盡為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絶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宮踈遶闕細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鳌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

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熈連故乃
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葢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羣
仙悟機敢預有縁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邉霸道心
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
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
化縁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
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
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周孔莊老斯皆

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邪便當五道羣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别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牢閫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

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羣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巨易真法莫移正禮巨易故泰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

無定應隨方異者泰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衮也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為正佛以空空為宗老以太虛為奧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為妙佛以講導為精太虛為奧故有中無無矣即事而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為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為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

斯與故聖路遐曠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
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
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
深道經則鄙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
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
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苫項者莫
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
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

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匹侶徊涉清衢貧道雅德内顧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往示耳



弘明集卷七

音釋　弘第七

黷徒谷切思也蒙也　盪徒朗切推盪也　餼虛氣切腥曰餼　猩音生能言獸也　蚩赤脂切笑也　莞胡管切小笑貌　覯古候切見也　蹀躞蹀徒協切躞悉協切蹀躞行貌　禘袷禘徒計切袷胡夾切禘袷並祭名　姣古巧切妖也　臭尸救切惡氣也　尠息淺切少也　苫舒贍切覆也